

爱欲录 香港 深度

爱欲录：我们不是未遇到爱情，而是不需要——香港无性恋者对爱的想像

“如果我跟伴侣说我的情况，像结婚后一下子跳到老夫老妻无性生活的阶段，有几多个受得了？”



右手中指戴黑戒指是无性恋者的识别之一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端传媒实习记者 陈洛芥 | 2022-10-29

“也许会有人对我们的幸福指指点点，但绝对不能忘记，只有我有资格评断我自己的人生，只有我能决定属于我自己的幸福。”——日剧《不能相爱的两个人》。

2022年初，日剧《不能相爱的两个人》在日本电视台深夜时段播出，把无性恋呈现到观众眼前。有人视激情在亲密关系中密不可分，有人毕生追求幸福美满婚姻生活。但对无性恋者而言，他们不需要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，甚至一个人也可尽兴。

“我是性冷感吗？”未确认自己是无性恋者之前，Kat经常这样问自己。

在香港，主流社会对无性恋一词并不熟悉。无性恋者对于爱情的定义和想像，常被家人和朋友误解为“你只是未遇到”、“你未试过”。Kat看该日剧时，坦言感到“有点PTSD发作”，因为剧中其他人对无性恋主角的反应和言论，同出一辙。

你能理解没有性的爱情吗？

什么是爱情？研究性小众议题的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黄结梅提到，一般而言，人们会想到美国心理学权威罗伯特（Robert J.Sternberg）于1986年发表的爱情三角论，满足亲密（Intimacy）、激情（Aryaassion）、承诺（Commitment）这三大元素，才称得上完美的爱情，由激情衍生出的性关系尤其为人重视。国语里，“幸福”与“性福”读音相同，表达出性和爱密不可分；英语以Make Love（做爱）表达伴侣之间的性行为，从而联想到可造就更丰富的爱情。

“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一个冲动做这些事？”22岁的Kat，数年前于日本留学，每次回家途中，经过十多间爱情酒店，那里总是人山人海，人们成双成对在门外排队等候进入“做这些事”；当身边朋友兴奋地讨论恋爱话题，例如自己和伴侣的性事、八卦其他人的感情状态，Kat只感到纳闷，无法参与其中。

越想，越是无解。有天，Kat心血来潮，上网输入“对性不感兴趣”，才得悉有“无性”恋一词。

Kat当时对无性恋这身份抱有怀疑，在朋友推荐下，Kat抱着“实验”心态，尝试在交友程式找对象。对方是一名来港旅游的混血儿，样子长得好看，但外貌不是Kat的考虑范围。Kat喜欢彼此说话投契，很享受一起相处的时光，他们就像普通情侣一样会牵手、拥抱、去主题乐园……唯独一涉及到性接触，Kat就明显地想从这段关系中抽离出来。

有一次，他们互相拥抱，对方问Kat能否有性方面的发展，Kat好奇自己能否感受到性的吸引，便答应要求，但其后发现无法享受性交过程，反而有种置身事外的感觉——对方边做，Kat边想着下一步，“我很记得那种感觉，因为我觉得我肉体 and 灵魂好像分离了，大脑无比地清醒，没有任何紧张或兴奋。”Kat并没有

沉醉在这回事，还在思考“他将会做什么，我应该要做什么？”

对方看到Kat的反应，感到内疚，怪责自己未能给伴侣欢悦，Kat也不知所措，唯有拍拍他的肩膀、抱抱他。Kat陷入一种复杂的情绪：“我很享受和伴侣相处的时光，但不代表想和他做那些事。我们之间可以怎样走下去？”

不久，男朋友签证到期需要回国，二人也渐渐疏远。Kat一直于心有愧，以后每发展一段关系，一定会事先表明其无性恋的身份。

“我真的完全没那个（对性的）吸引，但我不是不喜欢对方，我觉得我在（性）这方面完全没有需要。”今年30岁的Klora同样在性行为和浪漫关系中纠缠。她是一名有浪漫倾向的无性恋者，与男友拍拖5年，他们会定期见面，见面时十指紧扣，也曾一起旅游。她享受与男朋友相处的时光，但当对方开始抚摸她的私人部位，她会表现得十分抗拒，遂立刻叫停，“很不舒服，我希望满足到他，有试过努力，但做不到……”

根据心理学教授和无性恋研究专家Anthony Bogaert指出，无性恋是一种性取向，指低性欲和不能受到性吸引，也可能只是对性行为不感兴趣，当中分为浪漫倾向和无浪漫倾向（Aromatic）。

2001年创立、现为国际间最知名的美国无性恋平台AVEN（Asexual Visibility and Education Network）指出，无性恋者的关系模式非常多样化，浪漫倾向的无性恋者可以偏向同性恋、异性恋、双性恋等，他们只想投入纯粹的浪漫关系，将性排除于爱情之外；而无浪漫倾向的无性恋者，则不会在任何人身上感受到浪漫吸引和产生爱情。

加拿大心理学教授博盖特（Anthony Bogaert）曾于1994年至2004年进行无性恋研究，共1.8万名英国男女接受问卷调查，有超过1%受访者表示不会对任何性别产生性幻想。

无性恋常被人误会为性冷感，但无性恋与其他性倾向一样，是一种性向偏好，不是疾病，也不是选择。性冷感是生理上的状况，令其无法产生生理反应并造成困扰，但大部分人心理上仍然有性的欲望；而无性恋则是心理上不会对他人有性的欲望，但大部分生理的反应仍然跟一般人相同。有些无性恋者也会有生理上的性欲，需要自己解决（自慰），但不会对其他人产生欲望。





半无性恋者Linus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“未遇到”和遇不到

对于抗拒与伴侣发生性行为，Klora一直耿耿于怀。她把自己深深藏匿，觉得若被伴侣发现她是无性恋，仿佛会为这段关系紮了一个死结。每当想到谈婚论嫁、生儿育女这些与性有关的事，她就只想维持现状，保留一段极为纯粹的浪漫关系——既不想它消失，又不想有任何进一步的肉体关系，“时间永远停止就最好”。

“我觉得我们都有点互相逃避，他不想接触这个话题，害怕有下一步的行动。”Klora相信伴侣也不想结束这段关系，“所以干脆这样就算。”这种不安和内疚令她刻意逃避任何可能令伴侣联想到性的东西——避开和他看有亲密元素的电影、避开跟他过夜……

最近她出席朋友的聚会，大家的话题都离不开婚姻、家庭，又会分享自己与伴侣的性生活，她向朋友坦言自己没有这个需要，也曾经跟妈妈提起过自己是无性恋。

“是他的问题，他手势不好。”

“你只是未遇到一个令你有安全感的人。”

这些看似安慰她的说话反而让Klora有点烦躁，“为什么不可以承认有些人是不需要，硬要说是某人的错呢？不可以相信有这些人存在、相信自己的女儿是这样的人吗？”但妈妈的答复令她更无奈，“她说作为我妈妈，她当然希望将‘问题’怪罪他人。”

Arya则是一名无浪漫倾向的无性恋者，她曾经对浪漫有一番憧憬，希望一天拍拖滋味，但偏偏无法理解何谓浪漫、何谓爱情。她经常问身边的朋友：“伴侣和朋友有何不同？”、“为什么伴侣可以有个这么独特的位置，让你去分辨到他是一段浪漫关系？”但他们的答案令Arya更疑惑，“他们说，和伴侣可以过世，和朋友不能；对伴侣会有占有欲……但这些其实我和朋友也可以。”

她曾于一年前在讨论区参与一个约会活动，希望了解到浪漫的感觉。她跟对方聊天、对方给她煮饭，她都有一种“陪伴”和“被照顾”的感觉，日复日对他产了一种依赖，觉得可以与他尝试发展关系，也希望他持续关注和了解自己，“明明很多东西都感觉很‘沉’（迷恋）”。

但当对方和他表白，她却有种说不出的反感。其后，她梦见和对方牵手，感到非常恐惧，十分讨厌自己在梦里，“不行了，我真的不能有浪漫关系。”她从此与他疏远，也再没再网上交友。

后来，她看依附理论（Attachment theory），认识到无性恋，才知道爱的定义有很多种，而纯粹主流价值很强调伴侣关系，当对象是异性就会不自觉地扣上浪漫关系。她不再纠缠在自己未遇到那个“心上人”，原来她只想要一个朋友。

以艺术推动性别平等的性小众友善组织PrideLab，有感中文媒体缺乏对无性恋的资讯，于两年前获无性恋艺术家SallyVinter授权翻译Aces Wild系列漫画，以四格漫画形式介绍无性恋及讲述坊间对其的误解。

PrideLab总监Linus本身是一位半无性恋者，只会对已经建立深厚关系的人感受到性吸引力，在未拍拖时是一种无性恋状态。他指，提供无性恋资料除希望引起讨论，也想给予机会让无性恋者亲自回应读者的疑惑，“如尝试告诉他们单身也可和有伴侣的人一样快乐，不要因为没伴侣而觉得那个人‘很惨’。”

Linus曾在同志游行举起代表无性恋的紫色旗帜，其后有人主动联络他表明自己的性取向，Linus便开设线上聊天群组聚集大家。他发现，群里的无性恋者对“出柜”的恐惧非常深，尤其当身边亲戚朋友经常追问他们拍拖没有，或者被催婚，他们都会选择隐藏自己，无法开口表明自己并无需要，“他们会觉得，说完别人也不会明、不会信，会担心、会觉得我有病、觉得我生命有缺失……我相信绝对有压迫，他们意识不到‘说不出口’已是一种压迫。”

尽管Klora希望能让更多人认识无性恋，但说到要“出柜”，她也立刻拒绝：“我感觉到自己会不断被质疑、被穷追猛打，虽然我知道他们不是故意的，好像……这个世界（的人）很喜欢解决问题，会觉得有些事情要帮我解决。”

Kat觉得，即使在性小众群体里，也未必承认无性恋的存在，如性小众统称LGBTQIA+，每个字母也代表一个性小众群体，唯独当中的A可指无性恋（Asexual），亦可指同盟者（Ally，指支持同志族群的人），“不承认的人会说是Ally。”Kat觉得无性恋不单被主流排斥，甚至也被部分性小众群体排斥，“同性恋、异

性恋……都是有性恋，始终无法理解我们。”

Arya也深感认同，她认为部分性小众群体也不过是用主流的价值看无性恋，“即使小众的人也不接受更小众的人”，这驱使她对于参与同志游行或加入性小众群体有所保留，“这些群体的浪漫色彩都很浓厚，而且我见外国对我们有很多批评，他们从没当过我们是同路人，我有点抗拒。”她选择向其他人称呼自己为单身主义者，而不是无性恋，“用一些他们会接受的，起码这是大家能理解的词汇。”



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黄结梅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为何无性恋在香港被“隐形”？

2022年2月，香港网台《毛记电视》的感情节目，找来一位无性恋者来访问，该名受访者讲述自己对性行为、浪漫的感觉引起不少观众讨论，累积接近500则留言。

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黄结梅曾研究中国无性恋现象，她整合当中部分观众的留言，希望分析在中港台一些出柜节目中观众留言的取态。她将负面评价分为5类：认为是疾病的一种；觉得无聊（故意引人注目）；感到质疑；认为性是一定存在；不表示尊重。

她发现，不少人认为无性恋是一种病，如荷尔蒙失调、曾受创伤导致有心理问题等，亦有颇多人认为女性的性欲需被男性“开启”。相比台湾和大陆，香港人对无性恋的认知较低，而且香港人的留言也很苛刻，“好像民智未开，不用负责。”

台湾于2004年施行《[性别平等教育法](#)》，以促进性别地位之实质平等为主，将多元的性别特质、性倾向等涵盖在条文内，规定国中及国小必须实施性别平等教育相关课程，并于2011年8月在国中小学原有的性别平等教育课程中，加入“认识同志”的课题。

但香港的性教育较少甚至避开提及性欲及性倾向。

黄结梅指，现时香港中小学的性教育实质为“去性”的教育，不鼓励学生探索和表达自己的性欲，在此基础上，大家不会花时间探索自己的性需要，是“有性”抑或“无性”。与此同时，有不少有宗教背景的学校反对同性恋，不会向学生提供与性小众相关的资讯，作为性小众之一的无性恋也一并被忽视。

由香港前“青年发展委员会”副主席刘鸣炜创立的青年民间智库组织MWYO青年办公室，于2021年1月至5月访问5516名中学生，[调查发现](#)，在16个选项之中，男生首三位会关心的都是“自慰”、“处理感情关系”、“青春期生理知识”；女生则较关心“不同性倾向/性小众议题”、“处理感情关系”、“性别平等”、“青春期生理知识”。但同时，大部分学生认为学校对于上述课题讲解及教学不足。该组织亦指出，香港当局的《学校性教育指引》是1997年出版，多年来从未更新。

翻查资料，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政策、研究及培训专责小组于2018年9月曾发表《[学校性教育检讨意见书](#)》，当中提到，香港青少年投诉校内性教育科目过于侧重生理生殖知识，甚少讨论有关两性关系及价值观。专责小组发现，“sex education（性教育）一词，涵盖题目范围过于狭窄，或会导致对性教育的目的有所误解。小组建议，“sex education”应正名为“sexuality education”或“sexuality and relationship education（性别与两性关系教育）”，以强调该科的性别和两性关系元素。

2021年7月，有香港电视台打破过往由异性恋为爱情主剧情线的惯例，改编日本同性爱情电视剧《大叔的爱》，深受大众欢迎，收视创下开台最高纪录。但Klora笑言，若香港有剧集讲述无性恋“肯定好低收视”，“无论拍剧还是现实生活，都一定会有数条爱情线，连爱情那种‘趣味’也没有，别人会没兴趣。”

黄结梅指，主流价值中“性”和“爱”密不可分，很多媒体在讲述浪漫关系时都会混杂性爱，在表达爱情时不乏亲吻、抚摸、“上床”等亲密元素。香港人生活呆板、压力大，浪漫的想像为他们日常生活带来慰藉；而浪漫爱情的桥段同样能套用在同性恋电影，著名男同志电影《断背山》、一度流行的《大叔的爱》正是如此，这也解释了为何无性恋在流行文化中处于一个较为孤立的角色。

不同大陆的无性恋社群成员，有一些会在线上社群媒体上，有一些是无性恋者的社群媒体，如三聯无性恋

中国大陆的无性恋社群庞大，在一些广为人知的社交媒体上，有不少无性恋者的社群群体，如豆瓣无性恋群体有超过一万名用户，知乎、微信以及QQ的无性恋群体也有数万名成员，还有一些专门为这些无性恋者撮合婚姻的媒人，如“[无性婚姻网](#)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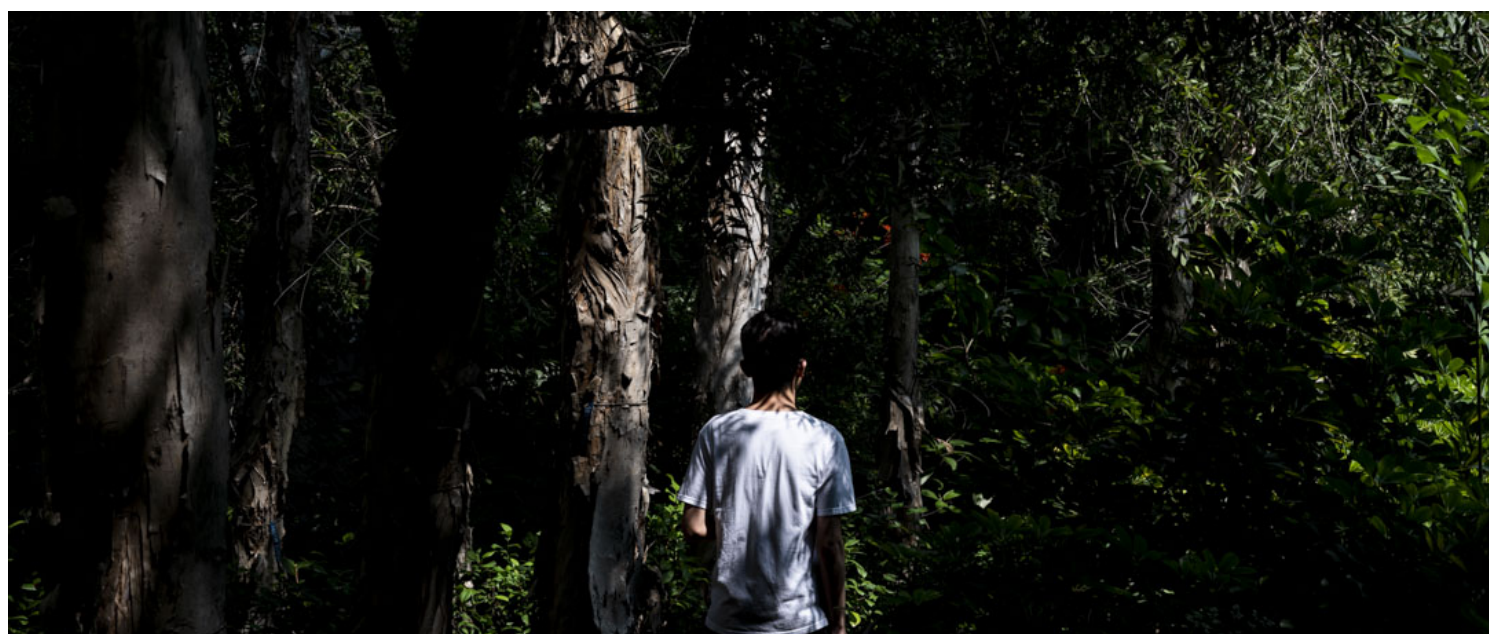
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，大陆视婚姻为两个家庭的连系，强调生儿育女，甚至标签不婚、不生育的人是“不孝”。黄结梅认为，大陆的无性恋者面对巨大的婚姻压力迫使他们探索自己，找自己的出路，如中国同志社群流行形式婚姻，男同志和女同志结婚以满足社会及父母的期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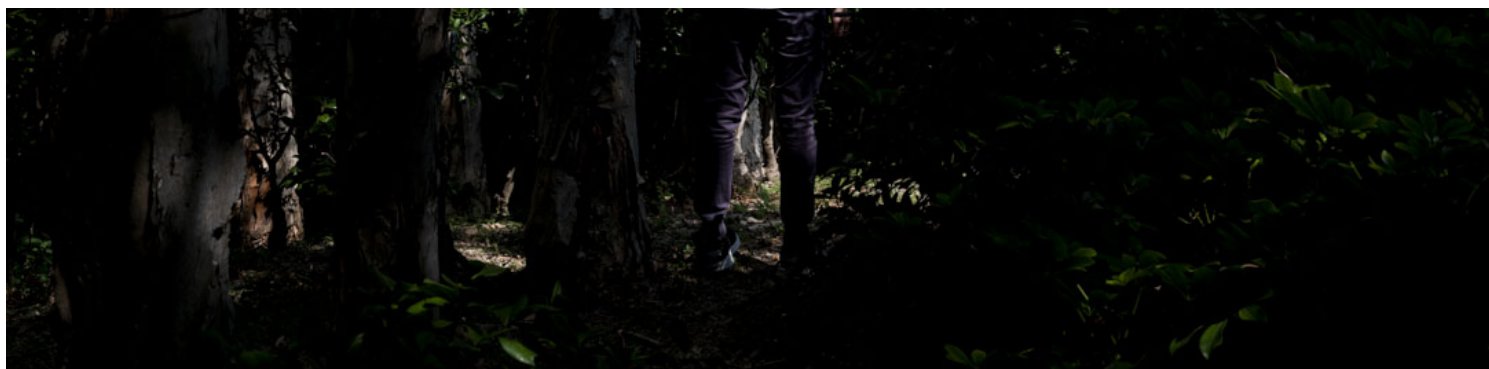
反观，香港婚姻压力不大，无性恋者不用急于找“出路”。Linus指，同性恋者会希望争取同性婚姻、性倾向歧视立法，但这些一直都停滞不前；跨性别在这几年走得最前，因为他们想争取的东西最具体，但无性恋者未想到自己的方向。

“我自己是单身，不需法律给任何权利我，我当然希望有体制上的呈现，但不知道争取什么，我争取我单身？”Arya有点疑惑。

台湾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于2012年完成[多元成家立法草案](#)，提出婚姻平权、伴侣制度及家属制度三个方向的民法修正案。其中，伴侣制度不以爱情或性关系为必要基础，情人朋友邻居间均可缔结，以平等协章、照顾互助为基本精神；家属制度扩阔家庭的定义不再限于一男一女，而是不论性别、人数多寡，只要是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同居皆可获得法律上家庭的承认。惟伴侣制度及家属制度两个草案，尚未得到足够的立委连署成案。

这些法案可能是无性恋者婚姻以外的“出路”，解决医疗决策、财产继承、晚年后独身的照护问题等。但Arya认为，香港现今连比较广为人知的同性恋，也未能争取到同性婚姻，无性恋作为更小众的群体，更惶论有进一步讨论。她不喜欢做领头人引起大家关注，也未有打算为自己争取任何权益。





无性恋者张天风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戴上黑戒指，他盼望找到同路人

有人选择独立独行，亦有人努力寻找同路人，Facebook群组香港无性恋群组版主张天风就是其中之一。

张天风自小患有心漏症，因身体虚弱而甚少外出，性格内向令他难以认识新朋友，也因长期待在家而令他失去和同学维系关系的机会，有的只能称得上是泛泛之交。

他回想自己何时开始觉得自己“有点古怪”，是就读中学时，有次大伙儿去同学的家，屋主的儿子进了房间跟一个女生“睡觉”，“我觉得是纯粹睡觉，但其他人都在笑。后来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，打了个突（感到很诧异），我愚蠢到还在问是否一定会这样，他们说是必然的。”连朋友们之间常说“咸湿嘢”（色情东西），或者谈论拍拖，他都没有这个想法。

这种“与别不同”的距离，在他踏入职场后更加明显。他试过努力改变自己，参与同事的聚餐，但始终未能加入圈子，成为别人眼中重要的朋友。

他形容自己早已失去友情，幸运地他与家人相处融洽，故亲情在他生命中占分最重，也是他感到最舒服的相处模式。他幻想自己和伴侣相处的模式是家人般，会拥抱和亲吻但没有性行为。他希望能自己创立一个无性恋圈子找到“失去的友情”，还可能认识到同声同气的伴侣。

说起创立群组的过程，他也难掩当时寂寞的心情，“2019年平安夜，所有人都离我而去，上班的上班，逛街的逛街，我自己一个在家百无聊赖，心血来潮之下就开了群。”他在一个台湾无性恋的论坛发邀请文，成功找到一些香港人入群，目前群组有100多人。

“建立这个群组，只想希望大家知道在香港，有个可以找到自己人的地方，大家并不孤单。同时亦希望可以，在这里举办一些，类似台湾那里的茶会或讲座给大家互相认识及交流一下。”他在群组的第一篇帖文中道及。

可惜，张天风在开群不久便碰上疫情，令他至今都未举办过任何聚会。他偶尔会在群里分享一些无性恋资讯和个人感受等，亦有邀请人加入无性恋的WhatsApp和Telegram群组，打算让大家聊天，但无奈地效果不似预期。“大家最多用化名自我介绍，说声‘hi’，然后就沉了，唉。”他打开WhatsApp记录，向记者展示群里的状况——群组只有寥寥数人，他带起的话题亦只有几句附和。

群组为何会“一潭死水”？“可能透过电话，大家没什么信任，不会说太多。”他把希望寄托于疫情后，大家能相聚碰面，互相认识。

虽然，无性恋这个身份并没有为张天风的生活带来影响，但却为他的人生留有了一点遗憾，犹如在感情关系上比其他人缺少了一份激情。张天风在Facebook群中曾经表示，自己有严重双性浪漫倾向，“一直以来都好想拍拖，好想找一个人与自己相伴相知，相爱相依。”可惜的是，主流社会价值下性爱不可分，“如果我跟伴侣说我的情况，像结婚后一下子跳到老夫老妻无性生活的阶段，有几多个受得了？”他反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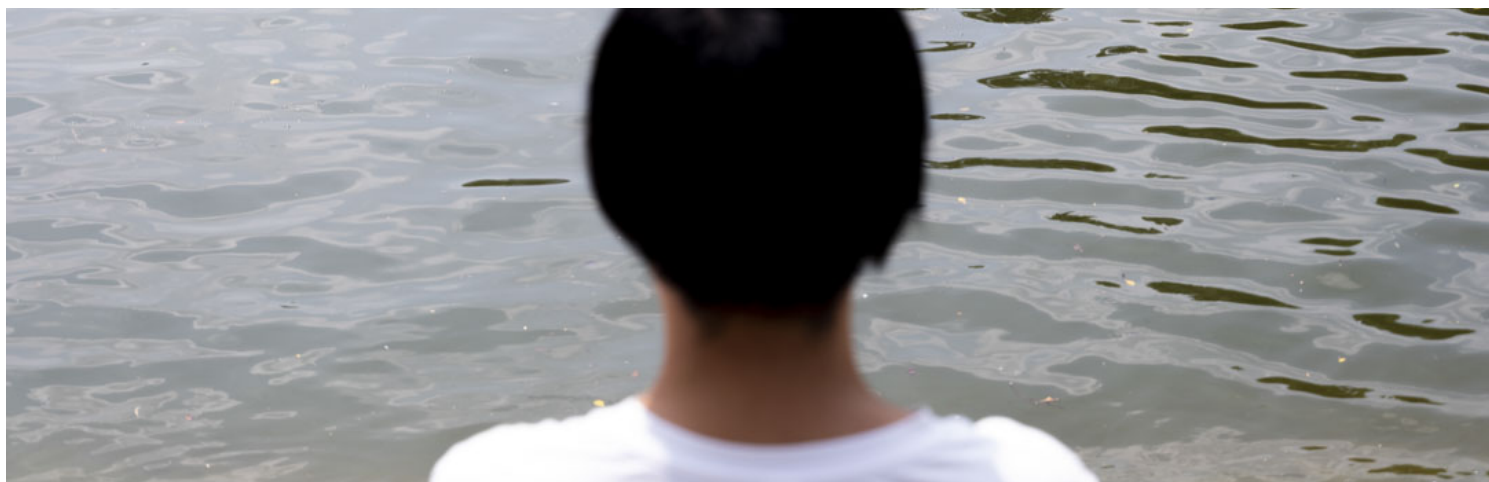
不论认识朋友抑或伴侣，张天风都希望能找到同是无性恋的人，他感觉大家会容易投契和有相似底线，避免冒犯，“可惜这个圈子小得像一粒米。”

在欧美的无性恋圈，右手中指戴黑戒是亮明身份的标志，尽管这个涵意在香港鲜有人知，但张天风还是刻意戴上黑戒指，借着细微的象征向同路人“打个暗号”，希望有无性恋者和自己相认。

访问当天，他穿着简单白色T恤、深蓝色长裤，一身白皙肤色和朴素打扮，令手中无光泽的黑戒指显得尤其突出。每当记者问起他想如何找到同路人，他都指着WhatsApp那个冷清的无性恋群组叹气，眼神带点失望，语气又夹杂点点无奈，“多点入群组，入群后要多点说话，如果可以的一起吃饭，分享一下，分享日常也可以，即使我不能帮你，但我可以帮你一起聆听……保重吧！”

同样盼望认识同路人的还有Kat。





无性恋者Kat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Kat加入了PrideLab的无性恋群组，有次其中一位成员举办一个无性恋分享会，一众无性恋者在一个性别友善的场地分享自己的想法，Kat也参与其中。当中大家会以红黄绿手带表达自己愿意讨论“性”的程度，亦有邀请有性恋者分享自己如何感受到其他人的性吸引力，Kat也分享自己如何从美学角度欣赏不同性别。在那里，大家不会立刻否定彼此的感觉，令Kat感到十分安全和舒适，“因为会知道你提出的意见，不会第一时间有人否定你的经历同感受，质问‘你怎可能会这样’。你可以讲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，其他人即使未有共鸣，都会尊重你的意见。”

Kat曾经因为觉得自己和其他人与众不同而感到焦虑，但得知自己是无性恋后，顿感释怀，犹如填满了内心的空洞，不会再自我怀疑，“以前我一直想，其实我是否应该要这样‘做’（跟随别人主流、做爱），多于我想要这样‘做’（跟随自己喜好、做自己），现在知道原来我不需要（性）也绝对可以。”Kat嘴角微向上扬，笑着说：“我很喜欢自己的身份，因为这个身份令我认识到其他和我差不多，有类似思想的人，大家有类似经历，我觉得好开心好舒服。”

期望有一天，会有一套语言可以形容无性恋的关系

无性恋者其中一个经常被人问起的问题，是他们会否“孤独终老”？

在香港，不少政策都以家庭做单位，如房屋政策，配偶一同申请比单身人士更快获得公营房屋编配、婚后可合并报税。“养儿防老”是华人社会传统的观念，也是制定政策的考虑因素。

黄结梅认为，香港安老设施严重不足，子女的家用为长者的主要收入来源，而子女和配偶有责任照顾该名长者。在部分医疗决策、遗产继承的情况，配偶均享有优先权，爱情的爱若结为婚姻，在法律上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七八七女日八均七，阳行既此子又送尔上/日，阳行既此的相伴又性，是行个八性心的既干上/日。但又有刀女之爱、没有性爱，是否代表会“孤独终老”？

串流影视平台Netflix剧集《性爱自修室》（《Sex education》），讲述性治疗师如何解答青少年的性爱问题，当中一名学生因不渴望性爱，向性治疗师米尔本医生（Dr. Jean Franklin Milburn）求助，指觉得自己是“broken”（破碎的），医生对她说：“Sex doesn't make us whole. And so, how could you ever be broken?（性爱无法使我们完整，又怎么可能使我们支离破碎呢？）”这句话道出不少无性恋者的心声，令Kat深受感动。

这个世界似乎需要对“爱”有更广泛的定义、需要更多语言表达不同的爱，他们如何定义自己的“爱”？

Arya：“过往我很执着想找男朋友，因为我觉得男朋友可以做到似乎比较独特的爱，但我从其他有拍拖的朋友中看到，原来他们很多都做不到那种很无私、很崇高的爱。我似乎对爱的定义应该要广泛一点，不只是浪漫关系。只是社会将爱情的爱放得极高。”

Kat：“我很喜欢Partner（拍档）这个说法，我觉得Partner不会局限了只在恋爱方面，这个Partner可以是我将来的家人，感觉我们是一起去努力做好一样事情。生活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，吃饭、打扫，好多琐碎事物，自己一个人做会很累，如果有个Partner感觉能成为你人生的后盾，你知道在自己最低潮的时候都有人在伴着你，安慰你，（虽然）未必帮到你，但起码你知道自己并不孤单。”

Klora：“我们从小被社会建构了一套价值观，我们学习了这套语言，可能有一种关系是我们这套语言没有一个字去形容。很记得日剧《不能相爱的两个人》里男主角曾说，‘爱情这个词语，是在约1000年前才出现’，但是否代表这之前的人没有爱情？我相信其实100年前都没有Aromantic（无浪漫）这个字，只是当人类思考多了、认同多了，才会创造新字出来。无论大家是什么类型，大家都好正常，毋须强加自己意见在人身上，或者有一种‘我们这种才是正常人生’的想法，我在等待这天的来临。”

Klora的语气充满坚定：“我期望有一天，会有一套语言可以形容无性恋的关系。”





Kat手持迷利四色无性恋旗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